

# 李叔同与日本夫人的爱怨史 中

战役时死了，女儿春山油子在银行工作。”春山淑子说。

三天后，二柱返回东京。

友人协助下，在东京银座，距离日本海外协力基金不远处的咖啡厅，二柱拜见了老人的女儿春山油子。

1988年，年迈的春山淑子告诉女儿春山油子，其亲生父亲是中国的李叔同。

当年，春山油子作为日本海外协力基金的项目官员来中国考察，并独自前往杭州，终得知了李叔同已去世了46年的不幸消息。

1992年，李叔同去世后的第50年，春山淑子将一封家书《致淑子：请吞下这苦酒》，转交给女儿珍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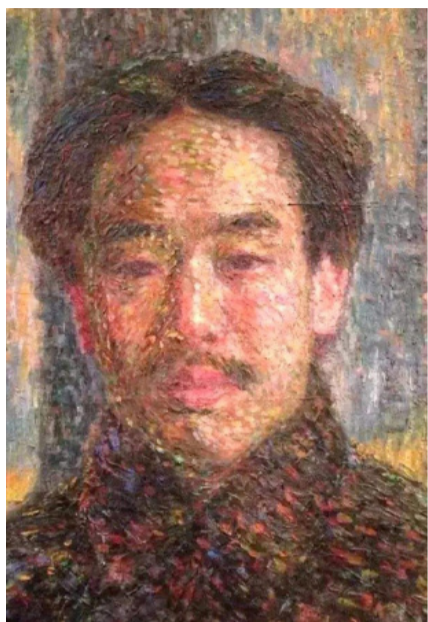
“父亲已作古，母亲已年迈，半个多世纪前的事情不希望再提起，后人的生活不希望被打搅”，春山油子说。

淑子，李叔同的最后一个女人，李叔同的日本妻子春山淑子。

一场抉择，李叔同摆脱尘念，抛弃爱情与亲情，遁入佛门，成为弘一法师。俗世佛途，互成陌路，春山淑子被绝情地抛弃，抱着幼儿绝望地回到日本。

红尘内外两茫茫。

他抛下的妻儿，那位深爱他的日本姑娘淑



李叔同自画像

子与儿女，70余年来，在孤岛冲绳默默地度过悲情的岁月。

1942年10月10日晚上，62岁的弘一法师索来纸笔，书写了“悲欣交集”四字绝笔，交给随侍在侧的妙莲法师，说：“你在为我助念时，看到我眼里流泪，这不是留恋人间，或者挂念亲人，而是在回忆我一生的憾事。”

13日晚上八时正，福建泉州不二祠的晚晴室，弘一法师在佛声中吉祥圆寂。

那一刻，弘一法师的眼角流出晶莹的泪花。

**悲欣交集，一代高僧的绝笔。**

**悲欣交集，也是弘一法师对日本妻子淑子的致歉。**

弘一法师，成为了佛界中唯一“流泪的高僧”。

几天后，泉州不二祠禅寺为弘一法师举行了荼毗法会（僧人火葬，佛界称荼毗），化身窑（火葬炉，佛界称化身窑）暴起猛烈火光，天空突然升起一朵莲花。

莲花上坐着菩萨化身的弘一法师，慢慢升起。

事后，从化身窑里检出1800余颗舍利子，600多颗舍利块。

**律宗十一代祖-----弘一法师功德圆满。**

弘一、虚云、太虚和印光并称“民国四大高僧”。

弘一法师，俗名李叔同。

**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**

**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。**

1918年夏天，李叔同削发为僧后，他的最后一个妻子春山淑子，一个日本女人，历经千辛，终于在杭州虎跑寺找到了出家丈夫。

而这首感动数代人的《送别》，就是李叔同写给她的永别信。

**1905年秋，26岁的李叔同，东渡日本，在东京美术学院学习美术绘画。**

裸体写生，寻找女模特，困扰着李叔同。

有一天，李叔同正在房中作画，突然窗外一个姑娘飘然而过。

他情不自禁地搁下画笔，冲出画室，原来

是房东的女儿春山淑子，一个樱花般的娇羞女子。

淑子停下脚步，羞涩地看着他，他颌首展颜一笑，明眸皓齿，用日语夹带手势和她沟通，激动地邀请春山淑子做自己的模特。

“这，这……”她十分惊讶，满脸羞涩。

李叔同，那温文尔雅的气质，像磁铁一样深深吸引了春山淑子。

几天后，春山淑子成了他的专职裸体模特。

春山淑子笑容可掬地走进画室，第一次在异性面前脱下衣衫，不好意思地闭上眼睛。

他示意她斜坐到床上，脸向后微侧，作出半回首的姿态，左手自然地支撑，右手随意地摆放。

她静坐着一动不动，他定格了她的美。

他陶醉于这样的美，画得屏声静气，没起丝毫杂念。

画毕，他与她一起，谈论一番。然后，他弹琴一曲，直抒胸臆，春山淑子情愫暗生。

面对柔情蜜意的女子，李叔同一次又一次心海潮涌。不久，两人跨越了画家与模特的界限。云雨与作画，让李叔同如鱼得水，油画大为长进。

一瓢浊洒尽余欢，今宵别梦寒。

李叔同在日本享受了愉悦的滋味。

淑子，春山淑子，房东的女儿，成了李叔同的第二位妻子。



《少女》李叔同，1905年本作品被视为春山淑子原图

李叔同以她为原型，创作了大量的女子裸体油画。

六年后。

**1911年，李叔同携淑子，与两岁的儿子，一起回到上海。**

1912年，李叔同应聘到浙江师范学校，担任绘画与音乐老师，节假日从杭州赶回上海与淑子相聚。

两人恩爱有加，相濡以沫，一家人享受着平静的生活。

这期间，李叔同每月的薪水是105元，分成四份：一份给上海的妻儿40元，一份给天津的妻儿25元，自己与在日本学习的弟子刘质平各20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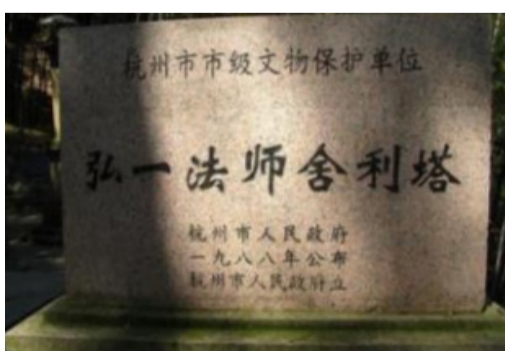
**1916年，李叔同与学校的同事闲聊，听闻了辟谷（断食）一事。**

**第二年春节刚过，李叔同就到杭州虎跑寺辟谷了21天。**

在这里，他接触了佛经以及僧侣的生活，感受到世间名利原是虚妄。返校后，他开始吃素、读经、供佛。

1918年3月底，淑子生下了女儿。

1918年5月，李叔同又到杭州虎跑寺，辟谷



杭州与泉州：弘一法师的舍利塔

